

南湖头条

李永海

在岁月深处静静飘香

醉人的秋风里,细数着岁月流年里的事。

生有可恋,不仅有书读,还有柴米油盐。尽管琐碎平淡,然而温暖安稳,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因此变得充实,有了可以触摸的质感。纵然艺术作品里的爱情轰轰烈烈,我们只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闲来无事,品一杯“信阳红”茶,于淡淡的苦涩中,深情凝望那些留存着自己生命记忆里的影像,在岁月静静流淌的思绪里,一种无言的感动,充盈在胸中,还有那在时光中不曾被打磨掉的梦想。

豫南是一片五彩斑斓的土地,也是一片文学的土地。

陈有才、陈峻峰、胡亚才、田君、熊西平、沈靖、李庆华、钱云飞、李昌振、高艳君……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支撑起了豫南的文学天空。我有幸结缘他们,随即被他们的魅力所吸引。

时光很浅,岁月很深,春意总阑珊。文学是一盏灯,指引我前行的路。我土生土长在豫南固始这片肥美飘香的土地里,怀揣梦想,奋力前行。说来惭愧,从1988年在《语文报》发表第一篇文章到现在,我跟文学的缘分竟逾20年了,却一直

建立起足够的信心。文学于我依然神圣。

一个爱好写作的人,他的生命就在于创作。生命中总会遇到一些人,无论地位高低,无论贫穷富贵,无论时间相隔多久远,他(她)永远停留在你的心里,慢慢会长成一片生命的风景,似一株亭亭玉立的树木,将一抹耀眼的绿色,化作生命里的美丽或者温暖,陪伴你一路前行。

常常是在不经意间,一朵生命的浪花,就会打湿生命的记忆,带给我一份温暖或感动。值得一提的是,知人善任的信阳市地方税务局局长王东风,他不仅写的文学作品频频见诸报端,而且为扶持信阳地税系统的写作人才不遗余力。君不见,2012年6月12日,在我的家乡固始县召开了信阳地税文化建设暨李永海作品研讨会,让我惊喜万分,赋予我无比的活力和自信;2013年5月至2014年4月,接连举办了3届信阳地税文学沙龙活动,每届内容不同,让人都有新收获,我也有幸参加,并作交流发言;在2013年秋,编辑出版了一套精美的信阳地税文化丛书;同时,与信阳市文联主办的《报晓》文学杂志合作,精心编选了一期地税文学专刊;并且在《信阳日

报》开辟了“突出文化引领,打造责任型地税”、“寻找最美地税人”专栏……这些举措给信阳地税许多文学新人或者先进典型提供了成才的平台。

岁月匆匆。回眸一路走过的风雨历程,生命里的各种经历,几多感动,几多伤心,几多幸福,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笔笔财富,定会好好珍惜。品味美好生活,感悟人生真谛,领导的理解和信任、关怀和培养,让我享受幸福的味道。每一个生命都曾在迷茫中挣扎,在忧伤中徘徊,最后为世人所看到的,是不离不弃的形象。心中常怀感恩,珍惜当下美好。这就是地税文化引领传递给我们的力量。

一枝一叶总关情。对我而言,写作就是另外一种行走。我以我心写风景,写出个草长莺飞,写出个青山绿水,写出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抬头看见被路灯映衬得橙红的城市天空,才会蓦地想起那种美来。我常常对身边的朋友说,写作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和乐趣。虽然,我不能写尽人们的喜怒哀乐,但写作至少可以安慰我的心灵。每当看到自己的文章在报刊上“露脸”,我都会思考,读者是否会为之动容,为之沉思!我勤奋吗?我朴实吗?我有悲悯



情怀吗?在岁月的流逝中,我们保留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收获了什么?渐渐地,从写作中悟出要敢于担当,敢于直面社会人生,敢于用心来写,敢于触及心灵深处的灵魂。夕阳西下,小鸟归巢。累了,倦了,我的眼泪始终没有淌下。我最真切的感觉是,写作能够让远方不再遥远。

花开花落,无情岁月,有情文章,回首一片烟雨逍遥。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淌,作为一名地税人员,更要心存感激,谨言慎行,做感恩知足

的正面表率。只要心存敬畏,懂得感恩,学会放下,生活就会处处充满阳光。生命在我,岁月留香。一路走来,文学让我的生活变得更丰富,更多彩。我将依旧真情不改,继续在文学的道路上,加倍为自己热爱的事鼓与呼,为自己的生命注入更多的意义。为了文学梦想,一直,也未曾停下过脚步。尽管这路上荆棘丛生,走得还很艰辛,但税收与文学相依的日子总是精神葱茏,情怀温润,淡淡花开。

时光清浅

刘同俊

山楂红透半边天



晚秋,凉风习习,霜林尽染,老家岱山寨层峦叠嶂的黄叶宛如印象派的画幅张挂在蓝天白云之间,给人无数种绮丽的幻想。性本爱丘山的最喜欢山楂红透半边天的景象,之于它的色,之于它的形,之于它的香,之于它的味。

因了收秋,我独自一人,或是和祖父一起,踏着秋晨的露水,到村庄对面的岱山寨;秋天的露水,滴落在山道的灌丛里,濡湿了我们的布鞋;忽然想起了古人的一首藏头诗,是这样写的:

“八月中秋白露途客舍凄凉桥流水桂花香夜冥思想中不得清静春年少好读文章日受苦在书房见男儿志广。”

在这样的意境中,泛黄的土路,火红的枫林,一派北国之秋的凄冷展露无遗;弯下腰,白色的布袋里收满了秋后跌落在石缝间的糰子、栗子和黑色的油茶籽;我们的脚步开始沉重起来,沙石突兀在黄林间,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祖父嘱咐我脚下留心;这里的大山不高,但是异常陡峭,稍不留神,很容易滑落谷底,坠崖;一边走,一边抓住路边的灌木丛往上爬,眼前忽然出现一抹亮丽的红色;在万峰环绕的峭壁上,陡然出

现这样的一种红色,使人激动不已,四周都是晚秋萧瑟的黄,单调中夹杂的这一株火红成为别具一格的风光;早间的风很劲道,红色开始在悬崖的缝隙里摇摆,这是一种处在夹缝中的生机,仿佛有一匹枣红色的马驹在丛林间奔驰。远远望去,一座山峰连着一座山峰,峰与峰之间空出的云天被山楂染得红彤彤的,像天边的火烧云。

走近它,还不敢靠的太近,脚下是一片深涧,经年的泉水从老庙汩汩流出;悬崖边,无名的野鸟在眼角的云天飞过,留下一阵惊叹的嘘声;祖父叮嘱一番,我才战战栗栗地迈开脚步踩在了一块巨石上,也不敢往下看,一看就是一阵眩晕,天旋地转般;原来,这片红色的灌丛布满了荆棘,野山果是那样诱人。

我自然知道,踩在这样的陡崖上,一条命在悬崖上,另一条可能已经摇摇欲坠;赶忙趁着尚存的一点胆量,伸手摘下一粒山楂;赶忙移步到开阔地,坐下,山崖上点染着一层白色的粉末,圆圆的身子,全身长满了斑点,头顶开出了一朵小花似的果边,果边附近散发着一圈几细微的绒毛,绒毛上还蘸了颤巍巍的晨露;整体上看,它圆滚滚的身子

像极了苹果,但小得多;这是我童年回忆里浓墨重彩的一笔,现在偶或浮现于脑海。

凑近鼻子嗅着它,一股自然的醇香迎面扑来,在山风的涂荡下,在露水的滋养中,这种醇香越与众不同;它既没有鸭梨那样的清香,也没有烈酒那样的浓郁,也不同于毛尖那样的苦香;说不出,道不明,反正是生在深山老林才能砥砺出的一种香味,带着泥土砂石的气息,淡淡地来,淡淡地去,丝毫没有一分俗气。

一开始,我不敢吃,山中的野果太多太多;没有经验,不能乱吃野物,有的可是致命的;祖父看出了我的疑惑,赶忙说这是山楂,是上等的中药材,人吃了延年益寿;我轻咬了一小口,赶紧闭上了双眼,一股涩味传遍全身;可是,再嚼一会儿,便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越吃越有味,就像是品尝信阳毛尖一样,口感绵长。秋天的阳光温柔地照耀在大山里,晨露渐渐褪去,我在这片悬崖边尽情地享受着山楂带给视觉上的冲击,嗅觉上的振奋,味觉上的满足;鸟声开始噪杂,流水声渐渐远去,人的搭声越听越明显。

在经历了农历八月的大忙之后,田野的庄稼渐渐颗粒归仓,此时正是乡里人相对闲散的一段日子;可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谁都闲不住手脚,都要到山上淘宝;这些我的同伴,统一穿着土灰色的衣裤,补丁满身,布鞋踩在脚下,汗水濡湿了他们古铜色的胸膛,粗大的手掌布满了老茧,这是长年累月耕田犁地收庄稼留下的印记,挥之不去。20世纪90年代,我和这些衣衫褴褛的老乡常常在晚秋去岱山寨;也常常在悬崖边采摘土里土气的山楂,饱餐一顿,老乡都说正是悬崖峭壁的环境造就了它独特的气质,朴素,憨厚,接地气。

历经一番寒窗苦读的我,喝了一些墨水,就在老乡们的祝福声中过上了水泥丛林般的小城生活;可是,每年的深秋,我常常想起那长在悬崖峭壁上红透半边天的山楂,自然而然就想起了山楂般接地气的老乡。

诗品时空

祖国颂(新声韵)

钱云飞

中华疆土绘沧桑,唯我香山万里扬。
陕北民歌高亢远,江南渔火响铿锵;
长城莽莽丰碑固,沿海腾腾创业帮。
奥运旗开惊世举,女排夺冠胜红妆。
云南乔木高原绿,兰考焦桐锦绣裳。
西气东输圆赤县,运河南北贯长江。
东方上海明珠萃,西北敦煌经典芳。
山水桂林阳朔秀,湖光西子柳堤长。
嫦娥宫梦添新客,敦煌丙厅掘潜水舱。
赶月追星华夏耀,苍穹蔚蔚九重光。

浮萍

李柏林

所有关于你的,都不是我的
甚至是一缕月光
所有关于我的,都与你无关
哪怕是一弯清泉
所谓梦境
不过是时光赠予的暧昧
而唯独失眠
却死心塌地夜夜给我写着情书
我们相遇,却不知归期
轻言诀别,却总后悔莫及
在我触不到的你的时光里
是否也有你设想的我的情境
如果一个句号是一个泪滴
我愿意永远不写下结局
黑夜哄着城市入睡
而我却从关于你的那道光里醒来
你问我路有多长
我说
像一支笔
静静地写下去